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别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一至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十

宋 王伯大 重編

諸本外集分為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録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為可以旁攷而的然知為公文者然蜀本劉曅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録為十卷則似亦以實録合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為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録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為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

今且從諸本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註於其下其甚偽者即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從方本録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録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為韻精或作誠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或無者字無也字於方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

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候清夜或將祀圜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方作祭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韓曰淮南子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旁射照月而陰靈樊曰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未分徒驕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汚芳方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

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方作情薦或作為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匪或作非露或作靈乍方作已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音遂配上或有非獨二字夫或作千夜寂天清烟消氣明桂華吐耀兎影騰精兎影或作玉兎騰方作流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方作酌漠漠而方作茫茫以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

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同方作有今按同類與氣應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在或作於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方作論虎方作武義方作道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避諱當作武耳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聖賢方庶令知聖賢黨或作窮知方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方從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

此愚不屬黄鍾家温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婭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此並靈性或作性靈欲將雙頰一睎紅綠窓磨偏青銅鏡睎或作稀一罇春酒甘若飴音怡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水下方有詩字

海水非不廣鄧林列子夸父逐日渴欲得飲云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豈

無枝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呑舟鯨鄧有垂天鵬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方從文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怨但自悲 桑苦寒或作來寒且方云考莊子實作子桑屋或作房 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褁裳觸泥水褁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宜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褁深泥諒難馳曽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 或無此二句

贈河陽李大夫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悵空一來由未或作未能方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裘破氣不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氣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氣或作氣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字養字或作成字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塡窓塞户愼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

（方從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方云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樊云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

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廟或作代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膺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

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歳合食如常藏下或有遷字

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一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二

宋 王伯大 重編

上賈滑州書

賈耽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方從蜀本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章或作首下同曰豐山上有鍾焉祝曰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鍾和霜鳴注云霜降則鍾

鳴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或無既字）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擢第於春官）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固或作故非是）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和或作華元或作臣方云周書注元德之首也）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

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方作退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失下或無行字

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不知其人上方有是字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以方作已廢上或有之字不疑當作必〇今按人字屬上句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問乃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

焉不言方作不云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無其字固上或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則字果或作畀下同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非故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或作一或無士字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趍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

人令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上或有夫字於或作乎）欲學為侯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為方作于患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衆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誤刊作如然不知古如而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彦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傳室如縣罄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令人所用漣洏攷之李

善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為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為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罄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罄為磬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為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

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

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方無夫字遺或作違問上或無其字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位或作官亡方作忘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今下或有年始字豈上或有矣夫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

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方有者字愈下方無也字顏色言語方作言語顏色爾或作耳以默或作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

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是庶執事察之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庶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方本有之今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子李下有渤字方從蜀苑新書云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洛陽令誤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方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

覩之為快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並內同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小大舉正作大小恐誤事或作士自即大位已來于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方作某於作于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

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而兵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若上或有未有字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或無足跡字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于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闕遺方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下或無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垂下亦無于字頃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

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即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書無則字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而下或有長字遠新書作諦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方從蜀苑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方無此九字或有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孫曰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

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曰漢律因以飢寒死曰瘐孟堅死獄中故云　瘐音愈今本作瘦傳冩之誤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孫曰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脚疾廢居里巷苻堅陷襄陽大說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獲江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赤或作赤族二字夭或作夭惑無令其字或無其後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

卒能紀而傳之邪士上或無之字能上或無復出卒方云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顔曰促遽之意也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方云猶敦勉也或作敢為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他上方無無字就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

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方無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或無聖字方從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地今按古潮本軒亦或作掀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軒從潮本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將必或作必將或脫不在二字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篇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顛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從杭本附此而名篇從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歷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它竟不及也方本畧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蕪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

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譔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 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東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畧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

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所因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諭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

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猶恐當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

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离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啟方無此二字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熱下或有伏字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杭作竊方據石本如此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多從石本云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

實為多辛杭本無倘能以下十字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杭作貼久當作夕竚方據石本作佇不宣愈白方據石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啟方無此二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併在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倘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來晴明不甚熱倘能乘間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下乃下篇語定從石本不宣愈白方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

日

愈啟（方無此二字）惠匀至厚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量）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方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　今按易實作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方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　今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　顏色隨易了六字耳）

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倘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杭本已見上篇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閒寂與城郭無異（此從杭本但郭作隍今擬歐公語從方本方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伏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則靜閒一致語尤明白耳或者又疑非當作有則語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杭見上或無師字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方作似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行）

四字皆可疑方又以也為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又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之語用字畧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為此亦石本誤

不宜愈頓首方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蓋恭如此何也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二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三

宋 王伯大 重編

送汴州監軍倶文珍序 并詩

韓曰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倶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樊曰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

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屏翰方作翰屏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危疑方作疑危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於或作于或無青字命其屬咸作詩以頌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閑非是）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孫曰東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方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方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又上或有而字）浮遊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

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樹或作植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人字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風下或有可字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或無乘閒致密四字而有及字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鶚秀才序

方云送路鵲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脱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

今從其說删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直諫表論顧威狀蠡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之外集者表狀亦不録足以知其果僞也

今並從方本删去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四

宋 王伯大 重編

通解

洪曰通解釋言解鄭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

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宜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地下方有而字非是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踈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爲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為之或作之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

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為之師也（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周或作殷方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入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作一句或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或作於是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

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或無百字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和光而同塵方作同塵而和光)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

方無則字必字謂偏作為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之矜二字且令令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亦知其不能也方無亦字也或作邪非是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

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方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韓曰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必擇於言則未嘗欲人緘嘿苟容而已不然則幕中之評臺中之辯公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乎（乎方作於方無其字下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乎方作於）言起於微而為用且慱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

可伏其焰能使不陷于灰燼矣陷或作焰或作焰　蹈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過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方無而可字　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方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方無其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

樊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韓愈之論得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肢體者也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刲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孝下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其門或無其字以為或作欲為　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　本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　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夫字之類）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方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則

毁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而下或有此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此字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竭竭當作曷足為異乎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禄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生之方云劉仲枕謂之當作於恐或然也表下或有具字習不以毁傷為罪滅絶為憂不胥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

其門爲憂（或作其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方無府字）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叅軍獲事河東公公甞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方無下公字烈或作例或作列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百下方有吏字）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　今按下文所記實爲宰相者三人裴均

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戚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故故相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沒之謂方本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相國今或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故下方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

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在上或有布字我公愿潔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荆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帥或亦方作打作既故

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而字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有開而開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叅軍舍庭中方無有字語下方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時或作是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

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守下方無之字江陵故楚都也戍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方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

此驛置在古宜城内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内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方無昭字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

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或脫堰字臭陂上或有曰字）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或無昭字名方作始）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或無陽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作復）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朝或作廟）多甎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音真）氏甄氏於

小城壯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邳或作邽非是洪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方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

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丘或作州非是廟陛間或作廟下陛間頌之方作之頌今按廟字疑衍或作廟下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四

别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五

宋　王伯大　重編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内敏（或作内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兹令德藹然休聲（兹或作此）選賢與能于今

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雖方作惟重或作盛均或作經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字

祭董相公文祭下或有汴州字

維貞元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户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頴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

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叙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坤或作神昌生或作生庶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或作肫肫誤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慼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容不諂或作不陷不酷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慼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讐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不致其敵盈方作用爰立作相訏謨實勒立方作初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乃藩浚郊逌去厥

疾乃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淡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厥亂維舊或作維亂舊政或作維亂政舊有狡有狂其犀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爾祖逺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令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完公既來止方作既來至止或作公來至止今依行狀更定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闕其郛塡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名文 或作祭石濬川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 或無敬字 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 見人或作知命或作見命不上或無之字 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 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知曰有義何害今按諸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 曰景與愈與游為久 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

有也字為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姫或作稚方云姫古文姫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寃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方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嗚呼君迺至于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内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跡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方云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顔曰蹋石謂蹋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宋新仲謂銘語本此

高君畫讚

此篇方從蜀本録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巻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齊上或有而字或無則字或無禮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百十年間方作百十

數年非是貢於試於並無於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孫曰唐制鄉舉試訖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莞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與耆艾敘少長焉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方無目與耳字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師下方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

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

饌舉或作學

直諫表方本無說見第三卷今從之

論顧威狀同上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五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六

宋 王伯大 重編

順宗實錄一 起潘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 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為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

故其片文隻字名為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録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弘道二字 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 史云大歷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慈孝寛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輙先拜善隷書德宗之為詩

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閒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倉或作蒼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剥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毁譴朝臣愯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

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頼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寛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之孝友之誠發于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

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
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大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
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
憂慼形于顔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别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
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
外不通兩宫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内臣

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中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任下或有復出伾字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

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紓為按行山陵

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兼字紓或作杼逵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以來或作已來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鄭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䟽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

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已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

文幸於東宫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鐘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鐘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内遏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禘祫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

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字實上或有嗣道王字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歎或作嘆自國家以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

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陵或作凌）常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

戍洪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從史作侍書為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六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七

宋 王伯大 重編

順宗實錄二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材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

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外物下或有闕字）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疑當作與論）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常有農

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宫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戸仍邀以驢送至内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内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敺宦者待或作得有死或作必死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宫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買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

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産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徒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産業是本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横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

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宮時洞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春或作東）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其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遂或作逐非是）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

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官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别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别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悦而陸贄陽城

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還所士君子惜之聞下或有於字癸酉出後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

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除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給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藉或作籍或無藉字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

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 下或有日字 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

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温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寛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徳朕獲纉丕緒祗若大猷惟懐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册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

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郢下或有鄭字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無不字非是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

大懼焉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七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八

宋　王伯大　重編

順宗實録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于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

仁德聞于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
子於戲惟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
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
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
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
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
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臧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
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

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克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册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叅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以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䘏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皆為

王　癸酉當作丑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

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

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

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

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

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

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

為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于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畧五服圖記寓居録靈怪集等 景寅罷閑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立或作以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産令吏牧其中收或作牧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

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臯為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主或作在）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

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啟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啟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于叔文求進用或無因字叔文以為容管經畧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啟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　乙酉以尚書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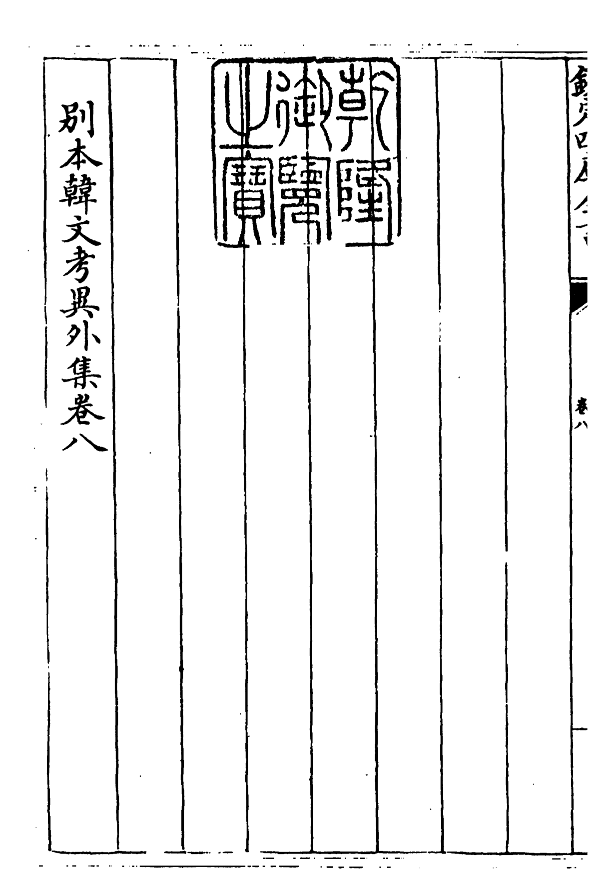
丞韓臯為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為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臯自以為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曅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外以王叔文為户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

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内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復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則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則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脱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為秘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為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

人大歷八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峘為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即或作則德宗以

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别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為相惡其為人貶吉州别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無袜字或又作袜非是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衡

州别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𢕟在史館修玄宗實録一百卷撰代宗實録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𢕟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三年以修實録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别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九

宋 王伯大 重編

順宗實録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戌作乙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

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某或作使闢與酬其疑當作與某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謗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眨或作貶今按士上當或有眨字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

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

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作權萬福倍道追

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作人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

酒餼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于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禄食七十年未甞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别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

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一日或作曰百非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

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
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
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
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
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
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八年春遷中書侍
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

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贇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目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别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善公輔罷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

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賂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以武當作與武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贄與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戯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

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訊或作談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贄因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摇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

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

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城字亢宗壯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想或作相非是既至諸諫官紛

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牟或作并容或作密二字或作并容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復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彊與坐字容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容懷中不能聽容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

容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葨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

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甞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縱宜當作蹤坐吏於門與約飲決

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䟽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

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按或作或逃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生或作甥或作男）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

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揔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有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王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

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牋表垍或作均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

同心怨猜屢以啟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僚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丙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九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十

宋　王伯大　重編

順宗實録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纉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從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從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内愧于朕

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作深惟）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温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令從史）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册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

傳歸于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黄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

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窈窕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號位或作位號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

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
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宫市事叔文說中
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
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呂
温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
為死交而凌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
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
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

遊止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日上或無至字伾以侍書幸寢陋吳

語上所褒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曅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黙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春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按杜甫用作捷）因歔欷流涕聞者咸

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

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
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
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吕温叔文用事
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吕温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
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
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黄裳子壻與黄裳同
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初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
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

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已或作以）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當字疑是常字）不自得長奄奄無氣

閑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致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戊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

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

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彊或作疆引非是）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先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法巍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纉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敎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二字疑衍）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

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

（闕或作觀）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

纉而承之不可斁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

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別本韓文考異外集卷十

别本韓文考異附録

宋　王伯大　重編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歴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

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甞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内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宇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穨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穨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頴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太將軍安

定恒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頴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説獨以棘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逌説以為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内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隷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内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為河内之南陽人其説獨為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

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説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説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内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别業在宣城因

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先生之所習墓志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洪譜云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已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里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閒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頗為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

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攷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常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六月誤矣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

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廵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丈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廵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

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氾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詹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兎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京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

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参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别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顔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録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徳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州傪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擧狀苗氏

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玫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又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飢

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令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方攷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況翺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名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云宫市旱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别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譜

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過赦夏秋離陽山俟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

詩至岳州有别賓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愈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

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詩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伏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名

送李翺侯參謀和盧汀餞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志京兆韋夫人墓志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槖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啟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啟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譜云六月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

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
讐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谿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是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

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

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覧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荅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虗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 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脩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録狀舊史云愈撰實録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挍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説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説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

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他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

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盖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同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

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吴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酬

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

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
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
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
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是以窮
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
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

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巳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玫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理行程則方說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

〇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傍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懐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荅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巳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巳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召拜國子祭酒

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授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後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

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頴士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黄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郱張徹

祭文李邠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

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爾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吴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

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他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

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

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因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拏文并李干女拏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其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遊溪詩唱詠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釋氏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

（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

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姫氏已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語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

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 缺 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

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薫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卿揚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

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歳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録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

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炎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满飽顔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録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

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畧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

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

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

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
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
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
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
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
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棄在壁
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
吾畧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
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觖祿利未暇學
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
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

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

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

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翶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覲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別本韓文考異附録